

1242.1

375

<4>

茶餘客話卷四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順康朝大臣體制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和充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徹扇丙戌罷引藤丁亥並撤擁扇帷背燈籠題銜壬辰冬仍聽乘輿藤扇如故

女媧為女像之異說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于富平西魏文帝陵涂石溪通政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婦祈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尚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眾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冰璜云當另立帝像而

以原像為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頗為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為伏羲。女為女媧。世言女媧為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為女像。盧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為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騶青虬。席蘿圖。震黃瑤。按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日者推算神運

天啟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寶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于墳祈夢之靈驗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挾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

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宦途夢境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已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改教。仍選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狐戲各人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為神賜。性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徙。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晚節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琰。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狎。廣座奮拳。同

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已卯冒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售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謚卹禮有加焉

異鳥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冷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鵠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翱翔叢薄下宛囀鳴啾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即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趙廣文為金華將軍所戲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已卯秋金

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府以逮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學博遇術士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為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為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齊召南一生三夢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訝，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于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

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或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馬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馬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先生遂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為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舡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罍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仿佛如絲繫于山。隨所尋挽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冊。為賦天然圖書歌以誌之。

龍泉連遇仙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已年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年。茅屋三

間派寄深菁荒村。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蕭然。一道士葛巾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為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並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日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皺。纈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為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重鹿尾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峯不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鹿尾賦云。

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于此堂為君雕組之羞廁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麀尾為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麀尾駝蹄作對

名流疏於韻學

已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疏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村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脩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收拾詩材之法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為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為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為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

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詩見性情

張公文端為諭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叫號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墜也已未果中狀元

狀元宰相語

番禺莊滋圖狀元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文人好名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為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妄議杜甫早朝詩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俗語。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遽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公。王作氣象壓卷。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為鷄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于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代投職名耳。即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為京朝官。而無異聾聵。胆粗言誕。遂筆之於書。鷄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大不倫矣。愚山改紫陌為紫禁。與西河同一僞父也。

考場題壁詩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成臺。段火登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來。魚鱗森森鏤棘籬。麻衣如雪泪如絲。不虞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詠風鳶詩優劣

高澹人詠風鳶笑伊雙翮本無能偶藉吹噓驟乃爾一朝線斷風力微瞥隊塵埃汚泥潭淺甚張硯齋相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繒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脰槐烟榆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真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著書體例必有所本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凌雜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多為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遍投名刺之濫觴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齋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士思澄殆濫觴也

紙價貴賤不同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朮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朮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濶五寸更用一

綿紙封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釐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潤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啟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

揭帖

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聯語彙志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彞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吊英賢。書法道逸。杭人傳為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曰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李石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啣書鶴。生計甘為食字魚。

申鳧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

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觀此則飲酒高歌。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荒村

孫藩使舍中太翁尔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冢累累。見粉牆。即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四終

鍾校 茶餘客話

卷四

男鍾琦 校

增訂石鐘山記

石鐘山房

茶餘客話卷五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汪顧不薄今人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茗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頤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玉。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脩賞。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為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証。慎勿謂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聞百詩。

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寔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 璐按先生諱應商官吏部都諫

奉齋茹素之謬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奉某齋公言于眾又愚民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特殺于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猪雞魚蒜遇着便吃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生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猫犬後人撒瓦灌穴殺鼠如卹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祭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庶人不數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